



1933年5月1日，鲁迅穿着许广平编织的毛衣，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。

执铁签”的“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”在检查行李时的嘴脸。“我出广州，也曾受过检查。但那边的检查员，脸上是有血色的，也懂得我的话。每一包纸或一部书，抽出来看后，便放在原地方，所以毫不凌乱。的确是检查。而在这‘英人的乐园’的香港可大两样了。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，也似乎不懂我的话。”此后的诸般细节，类似影视剧里司空见惯的鬼子、汉奸搜检民众的镜头。事情过后，船上的茶房“和我闲谈，却将这翻箱倒篋的事，归咎于我自己”。他对鲁迅说：“你生得太瘦了，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。”

到底是像鸦片鬼，还是像大文豪，或因交往过程里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变化而变化。内山完造描写鲁迅的姿态，“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”“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”。增田涉形容，“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”。萧红的观察最细致、刻画最传神：“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，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，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，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，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。……鲁迅先生不戴手套，不围围巾，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，头上戴着灰色毡帽，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。

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凉又湿，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，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。鲁迅先生不肯，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。”

1933年大阪《朝日新闻》刊载的记者原田让二的《中国旅行见闻》中，有对晚年鲁迅形象的记录：他面庞泛出青色，两颊皮肤松弛，一望就让人生出疑虑：这恐怕是个抱病之躯吧。但他以清亮的声音操着漂亮的日语轻松谈论各种话题，又令人难以相信眼前竟是一个身体极度疲惫的人。他目光炯炯，精神矍铄。瘦小的身材，穿着海蓝色中式服装，戴着半旧的中折帽。他不太喝酒，却烟不离手。常常低着头，偶尔笑一下时，令人感到他的落寞。

这应该是不那么带情绪的、比较客观的叙述了。鲁迅算“好看”的吗？答案是：真正读懂了他的文章、靠近了他的人，你会忘了他所有的“不好看”。

## 历史会给他“做加法”

“我们对鲁迅的接受度，是会与时俱进、与日俱增的。对一个伟人的历史评价，不争一日之短长。历史会给一些人‘做减法’，给‘另一些人’做加法，我觉得历史显然是要给鲁迅‘做加法’的。”谈及鲁迅的创作生涯，郜元宝如是说。

郜元宝认为，不能割裂地看待鲁迅的作品。我们固然可以细分他的小说、杂文、散文、诗歌，但是，其间包蕴的精神脉络，是浑然一体、不可单独抽离审视的。“他的气质，是不太适合写白话诗的；而他的《野草》，倒开创了一种新的‘散文诗’的文体；他的杂文和小说呢，也是充满着诗意的，是可以吟诵的。上世纪30年代就有说法，鲁迅是战士和诗人。他符合诗人的条件：想象丰富，感情充沛、文字有韵味。那么说到他标志性的杂文呢，其实是能归类到散文里去的——你不能说《朝花夕拾》是散文，他的杂文就不是散文了，只不过基调不甚相同而已。周作人和郁达夫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散文集，郁达夫称恨不得一本书编成周氏兄弟专辑，可见当时是将中国新散文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。后来，李长之写《鲁迅批判》，把《野草》直接当散文来看……我们现在讲的‘杂文’，指的是狭义的、短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